

溫柔的使命：生態，信仰，生活的結合 [Gentle Mission : Integrated Ecology, Faith and Living] 長老會環境主日20周年紀念手冊 [Presbyterian Church of Taiwan celebrating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vironmental Sunday]

Article 1: 林益仁, Yiren Lin,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所所長 [Dean of Taipei Medical School, College of Medical Humanities] 找家—羅斯頓的生態哲學 [Looking for home – Rolston's Ecology and Philosophy], pp. 88-94. Article 2, see below.

88 溫柔的使命-生態、信仰、生活的結合

找家——羅斯頓的生態哲學

林益仁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所所長)

2016年6月5日，有環境倫理之父美譽的生態哲學家福爾摩斯·羅斯頓教授 (Prof. Holmes Rolston III) 在他第三度來台講學的行程中，受邀在台北和平長老教會講道。在講道中，他引用大量的聖經經文來支持人類應是大地照護者，而不是主人的概念。他特別指出猶太—基督宗教中所謂的「流奶與蜜」的「應許之地」(promised land)，稍有不慎，很容易就滑入上帝賜予並祝福人為大地主宰的傲慢心態。因此，他主張「帶著應許的星球」(planet with a promise) 應是聖經所揭示的完整道理。

在科學與信仰之間築橋

在講道中，他秀出一張 NASA 的衛星照片，在宇宙畫面中只看到一個箭頭，指著一處極端微小不容易看清楚

地方。然後，他告訴大家：「那個小點點是地球」。隨即，他再秀出一張圖，是一位藝術家有關地球生物多樣性的創作。瞬間，他所說的「帶著應許的星球」似乎便不需要多加論述。的確，地球的生命真的是一個奇蹟。羅斯頓的論述精彩的是，他不僅廣泛地引用演化學說與天擇的道理來解釋生態與生物多樣性，且認為這與宗教信仰並未有任何抵觸的地方。他一生的論述，在科學事實與基督宗教信仰之間建立了極為寶貴的和解橋樑。在他的理解，上帝的創造與萬物的演化並未矛盾。

人類還在「找家」

在經過嚴謹考察下的科學與宗教故事中，羅斯頓教授丟給我們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生態倫理命題，就是「找家」(homing)。家，不只是一個屋子。家，是一個有意識的關係網絡連結的過程，而這個關係網絡是由「照護」(care)所連結。從羅斯頓的生態哲學出發，這個關係網絡可以從聖經中所說的創造(creation)概念來理解，他認為這與當代的演化學理論可並行而不悖。人，則是這個網絡中的一份子。雖是如此，人卻有其巨大的能力與獨特性，且對於這個關係網絡有相當大的影響與衝擊。所以，在如何確立這個關係網絡的動態平衡，人類有相當大的責任，而以

「找家」的隱喻來定位這個關係網絡的內涵，並且去照護它，則是人類無可推諉的責任。事實上，人類應該還在這個「找家」的過程中。

以愛建構天地人分享照護網

在演講過程中，羅斯頓教授曾俏皮地問聽眾一個問題說：「你們想知道我成功的秘訣嗎？」被譽為環境倫理之父，獲得無數獎項與重要學術講座邀約的他，有點高調地談論他的成功秘訣，很自然讓在座的人都豎起了耳朵。然後，他平淡地講出：「找到一件你覺得很重要的事，認真去做，並因此帶給別人幫助。」他的一番話，乍聽之下，沒什麼！但仔細想想，卻覺得越來越有滋味。一件自己覺得重要的事，必定是自己的價值觀所在。如果能夠努力去做，就是在落實自己的信念。但這個信念落實有一個條件，就是從自身出發，卻能及於它者。這件羅斯頓教授所謂成功的事，其實就是一件帶有使命的工作。更重要的是，這個工作奠基在他對「照護」(care)概念的深刻詮釋。

「照護」是一種關係的互動，換句話說，就是先知道自己是誰？在做什麼？然後，能幫助它者。對於像他一樣的基督徒而言，這個道理就是「愛上帝」與「愛鄰舍如同

自己」這兩條倫理誠命。羅斯頓教授的「照護大地」(Care for the Earth)的理論基礎是從「喜愛與敬畏上帝的創造」到「自我(人)的生態定位」,再到「大地照護者」(Earth gardener)等三個發展的階段,這個步驟符合他所定義成功的秘訣。其實,這也是一個透過照護「找家」的過程。

羅斯頓教授在和平教會所秀出的宇宙衛星照片,地球在箭頭所指的位置,甚至渺小到不行。但,這個藍色星球的茂盛卻是眾多生物的家。他娓娓道來的生態倫理,讓我們深思不已。家,是個既熟悉,又陌生的主題。知名導演史蒂芬史匹伯膾炙人口的 E. T. 電影是一個「找家」的故事。他把這個故事倒過來講,從一個非地球生命開始講,拉大、拉開我們對於「家」的寬廣想像。當電影中 ET 它的手與人類小孩的手互相接觸的同時,就已經構成了一個家的實質連結意涵。當下,地球對於 ET,不再是個陌生的地土,而是另一個家的連結。這個家的連結,建立在小孩對它這個陌生生物的愛,這是一種對它者的愛。「找家」,其實是在找愛,透過愛建立一個天、地、人的分享照護網絡。而羅斯頓將此視為他人人生最重要的事,並以此向全世界分享。

荒野與應許之地

「找家」是羅斯頓教授的重要生態哲學思維，而他的方法就是講故事，他講的故事有兩種：一為科學，另一為文化。故事的居所（storied residence）是他結合「找家」所發展出來的方法。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荒野」（wilderness）概念的發展，正是羅斯頓作為美國清教徒後裔所說的故事居所。在另一場演講中，他以「荒野中的基督徒」展開論述，結合他考察新舊約聖經中的猶太人土地文化、演化論科學、價值哲學所形成獨樹一格的生態倫理觀點，再一次體現作為一個哲學家「走向荒野」（gone wild）的論述威力。

在美國文化中，「流奶與蜜」的豐饒成了應許之地隱喻的實質內容，而這原先是猶太土地文化的核心思考。應許之地，衡諸猶太人落難流離的千年歷史，構成了極大的反差與渴求。脫胎自猶太教，後來的基督教發展出超越鄉土具有普世價值的「上帝國」概念。羅斯頓教授從聖經的舊約一直講到新約，考察猶太人的土地文化觀。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好奇的外圍者（outsiders）學術探查，但實則是他作為歐洲清教徒墾殖者後代來到荒野的美洲大陸對於自我的身世探問。他繼承北美洲獨特的生態論述，從先賢如彌爾、梭羅、里奧波等人吸取思想精華，認為荒野的精神，應可轉化「應許之地」當中過度以人為中心的傾向，而要

走向「帶著應許的大地」(planet with promise)的方向。後者的主軸思考在於，人是大地的一員，是造物者所委託的大地園丁，大地照護者，既不是主宰，也不是處理大地財產的老闆。可惜的是，當代國家體制、市場經濟邏輯與私有財產權概念都透露出強烈的土地擁有者心態。荒野的精神，是建立大地家園的包容性觀念，不僅是人類，還包括土地上的生命與非生命。

在他的演講中，羅斯頓教授秀出了一張台灣的衛星圖，語帶期待地問會眾說：「台灣是一個『應許之地』(promised land)嗎？」如果是的話，是誰的？是墾殖者？是落難敗逃者？帝國殖民者？抑或原住民族？這一問，成了大哉問，它直接衝擊最近因總統就職典禮所引發的「美麗島」吟唱的爭論。「筮路藍縷，以啟山林」的歌詞引發正反兩極的評述，原住民指出這段歌詞的陰暗面，亦即墾殖者造成在地原住民「顛沛流離」之說，其實，不僅原住民，生態保育團體也不滿，台灣的山川大地也因墾殖者的開發，帶出許多生態災難與環境變化。

啓發台灣的進步土地論述

所以當他問出這個關鍵性問題時，我作為當天的回應者馬上警覺到，難道此一起源於聖經中猶太土地文化，扎

根於美洲新大陸的荒野哲學，真有機會在台灣的墾殖者社會中提供出一個具有進步性的土地論述與生態觀點嗎？幾年前，羅斯頓教授的美國哲學同僚，J. B. Callicott 教授來台，在一次我們的交談中，他便指出台灣與美國都具有墾殖者社會（settlers' society）的特性，墾殖者與在地原住民族以及土地的互動關係，是值得在兩地比較觀察的面向。

其實，不只美國，加拿大與澳洲也都是墾殖者影響極大的地方。我的澳洲人類學好友 Deborah Bird Rose 也致力於發掘澳洲原住民思想對於墾殖者社會的啟示以及對待土地的深刻反省。這個當頭棒喝的提問，又值此土地轉型正義討論熾熱的時刻，確實讓我產生某種熱切探問。在族群多元且衝突四起的台灣歷史中，一個以認同創造與土地生態為基礎的荒野哲學，相當值得更深入地探究，而這個跨越文化如希伯來人土地觀、北美洲荒野觀、西方科學觀等以生態作為連結的向度，確實是我過去尚未認識到羅斯頓教授的面向。

註：本文原刊登於《新使者雜誌一五六期 2016.10.10》。

Article 2: 陳慈美, Tzu-mei Chen, 生態關懷者協會秘書長[TESA, Taiwan Ecological Stewardship Association, General Secretary] 從 [被解聘的鄉下牧師]到[環境倫理學之父] [From “dismissed country preacher” to “the father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pp. 101-108.

從「被解聘的鄉下牧師」到 「環境倫理學之父」

陳慈美

(生態關懷者協會秘書長)

被解聘的鄉下牧師

雖然生態學 (eco-logy) 是一門有關「家」(oikos) 的學問，但是，「生態關懷」就不能只是「自然生態」的科學研究或保育措施，它要涵蓋與現代人實存困境聯結的「人文生態」，甚至要進入「生態神學」的縱深而帶來醫治與救贖。

生態關懷者協會前身「台灣生態神學中心」於 1992 年成立之初，即開始翻譯同年由美國長老教會狄特·赫塞 (Dieter T. Hessel) 牧師所編著的《生態公義——對大地反撲的信仰反省》。¹ 該書第七章「野生動物與荒野地」作者

1 《生態公義——對大地反撲的信仰反省》(After Nature's Revolt—Eco-justice and Theology)，原文於 1992 由 Fortress Press 出版，中譯本於 1996 出版。

即環境倫理學之父羅斯頓 (Holmes Rolston, III) 教授，這是我們與這位長輩的初接觸。

後來因為要邀請他於 2004 年訪台，才在了解他的背景過程中，知道這位美國長老會第三代年輕牧師，竟然於回到家鄉牧會不久，被教會解聘，那是 1965 年的秋天。

2009 年出版的羅斯頓傳記《保存受造界》²中，作者描述當時他的心情：「知道他將要被解聘——這份承繼他父親和祖父都曾經有過非常優秀表現的工作——的消息，難免有些刺痛，羅斯頓內心卻篤定地同意長老們的決定，確是他必須離開的時候了。他已經感受到有些另外的事工，一些獨一無二的工作，他必須在有生之年去完成。…展望未來可能會有的遠景，他似乎體驗到一陣輕盈的興奮感。」

現代人的失落與醫治

「當代文化的危機是失根 (rootlessness) 而非無意義 (meaninglessness)。瀰漫著失落、失去家園心境的現代人所切切追尋的，是渴望得著歸屬，祈望有一個能夠安頓心

2 《保存受造界——羅斯頓傳記》(Saving Creation— Nature and Faith in the Life of HOLMES ROLSTON III)，樸凱立 (Christopher J. Preston)。

靈的家，一個安全的所在。」³羅斯頓教授思想中一個非常核心的信念：「環境倫理的前題在於對鄉土的認同感，因為，我們要在自己的鄉土具體展現生命。」正好回應了這個時代困境，台灣人普遍對自己的鄉土陌生而疏離，更是需要這樣的提醒。

因此，生態關懷者協會邀請羅斯頓教授三度訪台：2004年3月28日至4月19日，2008年10月1日至11月15日，2016年6月1日至10日。他住在台灣的時間近八十天，演講共四十五場次，留下許多寶貴的智慧，需要大家繼續傳承與普及，也一起鼓勵更多人參與生態關懷的行列，讓台灣能夠因泥土芬芳、繼續美麗，也因文化健康、人心得醫治。

野性神學、健康一體、故事居所

《新禧年環境倫理學》(*A New Environmental Ethics: The Next Millennium for Life on Earth*)是羅斯頓教授於八十歲(2012)時出版的新書，全書內容融合廿一世紀環境議

3 《土地神學：從聖經信仰看土地的賞賜、應許和挑戰》(*The Land: Place as Gift, Promise and Challenge in Biblical Faith*)，布魯格曼 (Walter Brueggemann)，1977/2002 by Augsburg Fortress，中文 2016/7 校園，頁 2-3。

題新面向，與他長久以來所主張的環境倫理觀點。⁴我們參考這本書的內容來規劃演講主題，涵蓋三個面向：「野性神學」、「健康一體」、「故事居所」。

「野性神學」部分，他指出：在聖經裡，野性本身從來就不是一件壞事。當我們來到野地時，便能夠感受到自己正在接近終極的事物（ultimacy）——冒出新芽、長出蓓蕾、花朵盛開、果實纍纍、生命消逝、延續後代，基督徒在這裡看見上帝創造之工。

「健康一體」的重點：生態學與醫學相似，兩者都屬治療科學，因為，健康不只是「體內」，也是「體外」。在生病的環境中，我們很難擁有健康的生活。因此，只有一種健康，就是生態健康。

至於「故事居所」，他不但從演化學發展出結合自然與文化的生態價值論述「故事化的居所」（storied residence），也同樣重視「人類的生命不是無形體的理性，而是活在歷史中的有機個體。人的個性特質，總是具有故

4 參看羅斯頓其他六本著作：《哲學走向野性》（*Philosophy Gone Wild*, 1986）、《科學與宗教》（*Science and Religion*, 1987）、《環境倫理學——對自然界的義務與自然界的價值》（*Environmental Ethics — Duties to and Values in The Natural World*, 1988）、《保存自然價值》（*Conserving Natural Value*, 1994）、《基因、起源、上帝》（*Genes, Genesis and God*, 1999）、《三個大爆炸——質能、生命、心智》（*Three Big Bangs: Matter-Energy, Life, Mind*, 2010）。

事的形式。」

在科學與信仰領域的貢獻

他自己的生命經驗，成為這些觀念最為生動的註腳。⁵從 1965 年被教會解聘，到新千禧年之間，羅斯頓的確達到在學術思想上的重要成就。

2003 年五月，愛丁堡公爵於英國白金漢宮頒發天普力登獎（Templeton Prize）給羅斯頓。這是全世界頒發給個人，獎勵終生成就的大獎中，金額最高的一個。先前的得獎人，還包括加爾各達的德蕾莎修女和蘇聯作家索忍尼辛。

在六年之前，羅斯頓已經得到另一個同樣是獲得高層次的肯定——他獲選擔任愛丁堡大學 1997 年吉福特講座（Gifford Lecture）的講師。這個年度講座系列，創設於 1888 年，為紀念亞當吉福特勳爵（Adam Lord Gifford, 1820–1887），是為全世界在神學與自然領域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所設立的論壇。美國哲學家威廉詹姆士和德國宣教師史懷哲，都曾經是吉福特講座的講師。

⁵ 參看註解 2 羅斯頓傳記

挑戰生命深處的矛盾

從他求學時期開始，羅斯頓就一直是表現相當優異的科學家，大學時主修物理學。在牧會工作的閒暇時間，他以自學的方式，成為一位熟練的自然觀察家。正因為他所具備這些在科學領域的能力，造成他在教會工作的困擾。信徒懷疑，這位受過教育的摩登年輕牧師，究竟可以提供什麼樣的屬靈引導。

但這位年輕牧師也直覺地感受到，由於信徒排斥現代科學，因此才會引起這樣的困擾。他相信，如果基督教的正統信仰無法與現代科學理論達成和解，這困擾將不只侷限在他的鄉下信徒而已，而會是整個教會界的問題。他曉得，科學和基督教之間，必須找到妥善的共存方式。1965年，羅斯頓開始體認到，清楚闡釋這樣的共存方式，將會是他生命中重要的任務之一。

羅斯頓被迫離開牧會工作，除了基督教接與科學的掙扎之外，還有另外的考量。他所喜愛的維吉尼亞鄉間景物，也是他和先人長久以來生活在其間的地方，正慢慢地遭到足以令人陷入絕望的摧毀。週期性持續擴張的伐木、採礦、築路、和住宅興建，在他眼前上演著撕裂地景結構的戲碼。二次大戰之後的經濟擴展，終於喚醒一些美國

人，讓他們看到毫無節制的經濟成長對自然界所造成的影響。

羅斯頓清楚知道，導致這個超大規模破壞相當重要的一個深層理由，來自我們無法體認到大自然在道德和宗教領域的重要性。同時他也知道，基督教與生物科學之間的緊張關係，正是造成這種後果的主要原因。羅斯頓以及一些散居美國各地，和他有同樣比較開明想法的人士，在1960年代便已經深深體認到，我們必須在哲學和神學上，針對人類如何看待大自然的論述作鉅大的轉變。於是，羅斯頓開始把清晰地闡釋這個轉換視為他生命中第二個任務。

這些擔憂，到後來變成幾乎像是先知的情懷一般：如何看待自然、道德、和上帝之間的關係這個問題，依然介入當代生活中相當大的範疇裡。在人類知識領域必須經過的最陰暗地景，羅斯頓的生命故事，確實提供了清晰的指標。

歡迎一起推廣

羅斯頓教授 2004 首次訪台後，生態關懷者協會已翻譯與講題相關的文稿，分別收錄於《生態公義》、《生態靈

108 溫柔的使命-生態、信仰、生活的結合

修》、《自然之道即十架之路》、《環境倫理學入門》等書。2008 年第二次訪台後，也整理六週行程與講題於《校園》雜誌「哲學野徑」專欄刊載，後收錄於《深耕台灣福蔭子孫》文集。

歡迎關心台灣的基督徒，能夠和我們一起推廣，若須要協會前往介紹分享，也請與我們聯絡！

電郵：tesa.org.tw@gmail.com

電話：02-23699825 / 02-23625282-145

註：本文原刊登於《新使者雜誌一五六期 2016.10.10》。